

爱鸟的父亲

◎ 谢水根

有天傍晚,父亲背着一捆木柴回家,腰上系着围裙,两边的围裙角打了个结,像个袋子,里面有东西在晃动。“父亲,这里面是什么东西?会动的。”我迫不及待地问着。

父亲没有马上回答,只是轻轻地放下木柴,生怕惊动了围裙里面的“宝贝”,然后,父亲解开围裙结,用手掌将一只刚长出羽毛的小家伙轻轻托起放在小竹篮里。“是一只刚孵出没几天的幼鸟,受了伤在路上走不动了,我看着可怜,就带回来了,你快去弄点吃的。”父亲像老师授课般地讲解着。我连忙用竹筒端来了水,又到饭甑里打来中午剩下的玉米饭放在小鸟面前,小鸟似受惊吓般蜷缩着不敢饮食。父亲见状,忙拉着我走开。

吃过晚饭后,我发现碗里的水和玉米

饭少了,小鸟也精神多了。之后三天,我一天两次给小鸟送水送饭,小鸟见到我有了亲近的感觉,我开始期待小鸟伤好和我一起玩的场景。

“小鸟怎么不见了?”一个星期后的下午我放学回到家急着问奶奶。奶奶说,“听你爸爸的话,小鸟羽毛长出来会飞了,自己会觅食了,放它飞走了。”

这是发生在我童年的一个记忆犹新的小故事。

记忆里,父亲十分喜爱鸟。因为老家在仙霞山脉海拔1300余米的高山上,冬天的时候,气温很低,受冻又饥饿的鸟儿常飞到我家“叽叽”叫、觅食,儿时不懂事,我和小伙伴常常想去捕捉它们。每每这时,心地善良的父亲就会阻止我们捕捉鸟儿,还苦口婆心地教育我们:“鸟儿会捕捉农作物的虫

子,是人类的好朋友,我们要保护它。”说罢,便用破碗、破瓦片盛上玉米籽、高粱放在大门边喂鸟儿。

父亲不仅爱鸟,对鸟蛋也深深地保护着。十二岁那年我刚上初中,遇上了“文革”运动,学校里没有上一天课,我索性辍学回家,两年后参加了生产队集体劳动。为让我尽快地学会学好山上的劳动本领,父亲天天叫我在他边上干活,要我认真学出力干。有一次挖玉米山,在一丛老大的茶树上发现一个鸟窝,窝里有四个鸟蛋。人生中第一次看到鸟蛋,我兴奋极了,随手就想捡起来带回家。“这鸟蛋不能拿走,晚上大鸟要来孵上的,等过些日子,这四五个鸟蛋就成小鸟了。”父亲看见我的举动,立马严肃地对我说。在父亲的制止下,我把鸟蛋放回了鸟窝。

父亲离别我们十六年了。他爱鸟的故事说不完道不尽。父亲爱鸟的情怀,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我们,而我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,把保护自然环境、爱护鸟类的理念传递到女儿和外孙身上。我住的房子的阳台和窗台上,常有鸟儿飞来驻足觅食,外孙会拿些饭粒、食品喂小鸟。“小鸟来来来……”去年刚会走路的外孙女在阳台上看到飞来的小鸟,边向小鸟招手边跟小鸟说话,对小鸟也喜欢得不得了。待小鸟吃饱飞走了,外孙女非要我带她到小区里的树上看小鸟,围着小区绕了一大圈,听到鸟儿叽叽喳喳的鸣叫声,外孙女手舞足蹈地蹦跳起来。

我想,父亲如果还在,看到这一幕会很欣慰吧。



七绝·月季花开

◎ 王日清

晨赏篱墙月季花,迎风摇曳傲天涯。
年年岁岁犹相约,每唤春归扮我家。

七绝·小区即景

◎ 毛立强

夕阳辉映五彩路,耄耋夫妻闲散步。
三代同堂晚景美,乐在衰年总相扶。

满庭芳·游申园

◎ 周晋光

垂柳牵衣,杜鹃打卡,黄莺掠过花墙。
浅台低榭,新竹掩莲塘。
岩窟晴溪飞瀑,转弯处,赏曲西廊。
春风里,人来客往,陶醉好时光。
张杨。
盛世博,匠心独运,积德相襄。
且掘山引泉,植树疏篁。
几载厥功甚伟,千秋景、沪上云章。
登高望、画图难寄,入眼满庭芳。

父亲

◎ 林如栋

父亲
你是一座巍峨的大山
撑起了我们的蓝天
让我们茁壮成长

父亲
你是一个奔腾的巨浪
为着我们的幸福
不停奔忙

父亲
你是一颗灿烂的太阳
把我们照耀
把我们温暖

父亲
你把所有的艰难承担
你把所有的苦涩饱尝
你把对我们的期盼
写在了自己生命的天苍
你任心血耗尽
你任汗水流淌
你让我们走向理想
那就是你一生的愿望

藏在烟圈里的爱

◎ 谢义虎

父亲一辈子操劳,从来没享过福,每次遇到难事,他总是坐在门槛上“叭嗒、叭嗒”地抽着旱烟,看着烟圈一圈一圈地随风飘散。那时的我很好奇,总是追着袅袅的烟圈欢呼拍打,可年少的我哪能读懂父亲的心思呢?

我家兄弟姐妹多,平时吃穿都是一笔不少的开销。可是在父亲的坚持下,每个孩子都能上学读书,并且读到初中毕业以上。在经济困难的上世纪70年代,这可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。看着父亲含辛茹苦而又颇为固执地供我们上学,村里人很是不解。对此父亲却有着自己的见解,他对我们说:“苦了我也不能苦了你们,只要有我在,你们就好好跟老师读书、识字。”

父亲有一手“绝活”是编猪笼,这也是我们兄弟姐妹能上学读书的主要经济来源。听村里人说,父亲会这手“绝活”还是和邻村一位老篾匠学的,父亲勤劳刻苦的精神打动了老篾匠,因而得到了老篾匠的“真传”。村里毛竹多,而村里能编猪笼的仅父亲一人,因此在当时,编猪笼成了众多行业中的香饽饽。父亲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能人,这惹得同辈们既羡慕又嫉妒。不过父亲不是小气的人,只要村里人有谁愿意学这门技术,他都耐心地教,而作为报酬,只是送给他一些烟丝罢了。俗话说“同行是冤家”,可父亲却慷慨地把自

己的“绝活”毫无保留地教给了“冤家”,并且乐此不疲。当时我们也很不解,可不敢多问,只见父亲每教出一个徒弟,就坐在门槛上美滋滋地抽着别人孝敬他的烟丝,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

父亲编织的猪笼灵巧又结实,拿到街上去卖都能卖得一个好价钱,在那个年代,每只猪笼5角钱,算是比较值钱了。那时的墟日也是隔五天为一墟,父亲白天劳作,晚上在家编制猪笼。印象里,母亲低头削竹片,我在一旁整理母亲削出来的竹片再递给父亲,在微弱的煤油灯下,三人的身影被拉得长长的。在我和母亲默契的配合下,父亲一个晚上也能编织出四只猪笼,看着父亲劳累的样子,母亲偶尔也会唠叨一两句:“他爸,要是撑不住就歇歇。”这时父亲总是佯装生气:“孩子们上学堂等着要钱哩,我没别的大本事,靠编猪笼能挣一点是一点。”母亲听后也无奈,只能从父亲的烟袋里摸出一撮烟丝塞到烟嘴里,点着烟递给父亲,父亲就“叭嗒、叭嗒”地抽着旱烟,手里却一刻不停地编织着猪笼。

就这样我在父亲的烟袋下长大,在父亲吹起的袅袅烟圈中走出了山旮旯,在外面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,而每次工作之余,总也忘不了父亲劳累后坐在板凳上抽旱烟的身影,我知道父亲的爱都藏在那袅袅升起烟圈里了。

一转眼,父亲离开我们好几个月了!一闭上眼睛,满脑子都是父亲的身影——父亲熟练地骑着他那电动自行车款款驶来,又缓缓驶去的背影,这样的景象是再也见不到了,一想到这,我不禁泪流满面……

父亲出生于1939年夏天,老家在江郎山脚下的毛家丰村。父亲兄妹六人,他排行老三。爷爷家是富农,因此父亲兄妹几个的学历都是高小毕业以上,四叔还是初中生。

父亲高小毕业后就当江郎山的森林防护员,18岁时又报名参军。当时爷爷是同意的,因为二叔在部队服役还没回来,大伯在城里当学徒,爷爷又有肺结核病,家里缺少劳动力。后来在征兵干部劝导下,爷爷勉强同意,而父亲当时就暗下决心:一定要在部队干出个人样来!

1957年,父亲入伍。或许因为比较瘦小,父亲被分在炊事班当炊事员。他事事争着干,工作积极,当年12月就荣立三等功。后来父亲分别在1961年、1963年荣立三等

怀念老父亲

◎ 毛卫东

功,并于1963年出席了全国公安部首届团员代表大会,有幸受到贺龙等四位元帅的接见并合影留念。听父亲说,当年全省公安部队参会共4人,父亲是其中之一。可想而知,父亲当年在部队干得有多么出色。“四好五好战士”“雷锋式战士”……父亲获得的荣誉不胜枚举。

1965年,父亲退伍回到江山,被分配在江山磷肥厂(后来的江山老虎山水泥厂)工作,因为踏实肯干,他当过食堂采购员、仓库管理员、水泥质保员,虽然工种一直在变,但年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。他不仅工作积极,生活作风也十分节俭朴素,在部队

时每月津贴是6元,父亲能每月雷打不动地寄5元回家,自己只留1元零用。退伍后,依然保持着简朴的习惯。从部队退伍带回来的军用挎包,洗得发白仍在用,在我上学后,又送给了我当书包,我一直用到了初中毕业,而我二十几岁穿的一件拉链外套,父亲舍不得丢,他一直穿着,近三十年呐!

别看父亲对自己十分简朴,对其他人却是慷慨大方,喜欢助人为乐。不管是在部队还是工厂,他总是给予有困难的人力所能及的帮助。当年厂里有患精神病的职工,无儿无女,就像大街上的流浪汉,看见他的人

都绕着走。父亲知道后自告奋勇,接下每月给他洗澡的任务,带他到澡堂洗澡,还帮他搓背。在父亲的影响下,我们兄弟都参加了公益团队,前年听说“邑前毛氏宗谱第十二次续修”,父亲立马委托我捐了两万元。

父亲身上的优秀品质还有很多很多:为人正直、和睦兄弟等。他在城里工作,我们一家生活在乡下。每次父亲休息时,就会骑自行车,给我们去买爱吃的吃食,然后回到家第一件事,就是让我们把好吃的给爷爷奶奶送去一份。他则坐在一旁抽着便宜的烟,开心地吃着。

长大后,我们兄弟几个会挣钱了,父亲便叮嘱我们:过年回家一定要给老家的堂爷爷、堂奶奶送上糕点和压岁钱。父亲在敬老爱幼的道路上一直身体力行、坚持不懈。在退休回老家生活后,每年过年都会领着我们去看望村里两位近百岁的老寿星,直至她们离世。去年开始,我带上家人,看望村里94岁以上的七位老人,以实际行动践行父亲敬老爱老的精神。

听他的话

◎ 危岳

做事可不能三心二意,干一行就得爱一行。在家边劳动边等吧,或许明年还有希望。”事还真那么凑巧,在辞教不到几个月后,许多单位改革用工制度,到社会上公开招工招工,父亲看到市供销社的招工公告后,回家就要我去报名,我明知做销售不是我的特长,但经不住父亲的三句劝说,还是报名应考,之后便在供销社当起了营业员。

可是好景不长,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,随着市场经济的调节,个体经商户的不断增加,供销社生意一落千丈,职工们的经济收入受到了很大影响,有人停薪留职,有人跳槽改行,我自然也非人非非。父亲看出了我的心思,又劝道:“别站在这山望那山高,干什么都会遇到难处。好好干!”我听了

父亲的劝说,安心在供销社里承包经营。城里进货,送货下乡,增设网点,每天马不停蹄地干,虽然累些苦些,倒也摆脱了危机,走出了困境,心想:“到明年或许还真有希望哩!”

1997年供销社系统实行体制改革,门市部全部停业解散,我成了下岗职工。在父亲的鼓励下购买了供销社门市部店面,做起了个体经营户。其实,我一直喜欢的是文字工作,毕业后无论在家务农,还是代课教书、当营业员,一有空就是看书读报,隔三差五地写些新闻报道,还报考自学了有关新闻和汉语言文学方面的专业,等待着将来有机会能进入新闻单位工作。

我也十分庆幸听父亲的话,一直没有放



江郎山

镜头里的你

沈天法 摄

往昔岁月不曾老

◎ 郑凌红

父亲节快到了。我不经意又拿起照片端详起来。年前,父亲递给我两张照片,叫我去修一下,存好。一张是我的,一张是爷爷奶奶的。正月里,想着店里没什么早开门,便拖了数日。

五岁的我戴着蓝帽子,帽子正中是鲜艳的五角星。翻领的毛线衣,大红的棉花裤,鞋子已在岁月的冲刷下变得模糊,只留下白色的轮廓。身后是一棵橘子树,枝繁叶盛。我左手撑着腰,五指略分,斑驳的墙体,是烟卤熏过的痕迹。照片的背面,是蓝色的圆珠笔写下了拍摄的时间,我知道,那是父亲的字体。另一张是多年前的老屋内,爷爷奶奶坐在八仙桌边的长凳上,呢子大衣的白色纽扣分外显眼,奶奶的靑绿围兜,和记忆中的一般一尘不染。老屋内的世界,和我心中的世界,就这样被无缝串联起来,童年像一帧帧画面钻进往事的记事本。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,手机拍照代替了照相机。我们习惯了打开手机,随手拍。虽然成片快,也好存,更能第一时间去展示。或发朋友圈,或传给别人看,但始终缺了点味道。胶片洗出来的照片,有触感,拿在手心里就热热的,那是旧时光的味道。这样的老照片,也有齿状的起伏,抚摸时的凹凸感,会瞬间带你进入另一个时空,百味杂陈。

微信里,照相馆的老板把照片发来,我说,也打出来吧,用个相框。爷爷奶奶坐着的那张,横着放在老家的书房。我站着的那张,带回城。父爱无言,往昔岁月不曾老。